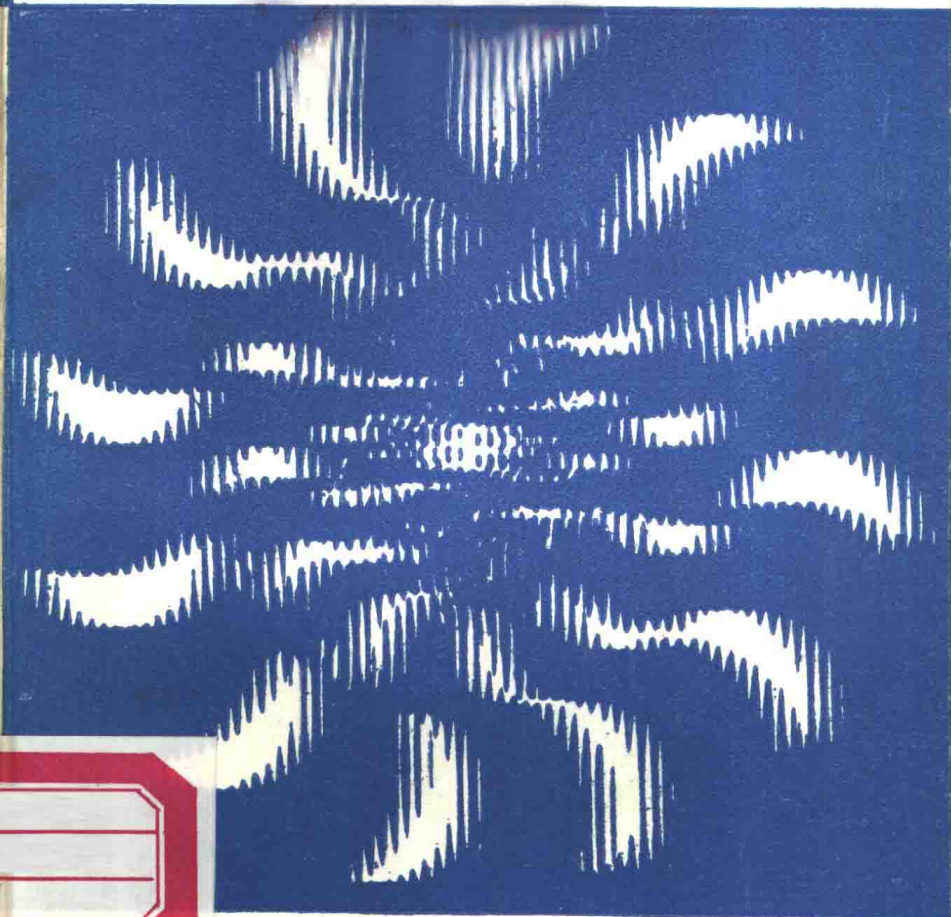
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琥珀色的篝火

乌热尔图



百花青年小文库

琥珀色的篝火

乌热尔图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琥珀色的篝火

乌热尔图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

天津新华印刷四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

开本787×960毫米1/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70,000

1984年12月第1版 1984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1,800

书号: 10151·778

定价: 0.80元

编辑例言

为了满足和适应广大青年读者的需要，我们编辑出版这套“百花青年小文库”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将编选出版古今中外各个时期主要作家的优秀作品，有的也选其近期佳作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以“小”为特色，入选的作品以短篇小说、散文为主，兼顾诗歌和文学性强的短剧本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分中国古代、现代、当代和外国文学四部分，每一部分编若干辑，十册一辑，分辑出版。

百花青年小文库，所编各册，或作家自选，或由译者、研究工作者代选，并撰有小记，简要介绍作家和作品，同时对作品也作些必要的注释，以帮助读者理解作品。有些作品在收入本辑时，经

过作家、译者作了重新修订。

当代文学部分特约编委为吴泰昌同志。

目 录

写在前面	乌热尔图	1
琥珀色的篝火		3
绿茵茵的河岸		26
棕色的熊		35
七岔犄角的公鹿		58
老人和鹿		79
一个猎人的恳求		94
雪天里的桦树林		123
鹿，我的小白鹿啊		135

写在前面

褐色的山岭上，飘着淡蓝色的薄雾，使人望得见远方的灰色山脉，也瞧得清高空变幻不定的云丝，这是春天来临时的景象。一群孩子站在空旷的山野，昂着头，盯着一只半空中飞翔的鹰，它神态从容，骄傲，一下子抓住了孩子们好奇的心。这是只普普通通的山鹰，它从他们头顶飞过，两只深褐色的翅膀张得很大，一动不动，正在滑翔。突然间，山鹰从孩子们可望而不可及的高空，堕石般笔直地俯冲下来，快得象支箭，他们顿时惊叫起来，羡慕得又蹦又跳。山鹰那双充满力量的羽翼，还有它从高空猛扑下来的无畏气势，就这样印在孩子们的心中。

冬天，漫天飘洒的初雪，也给生活在北方的孩子带来无穷的乐趣。不论是悄悄降临的铺盖山

野的白雪，还是，被呼啸的狂风卷起的冰霜，孩子们都能从中感到快慰。雪过天晴，他们急不可待地冲出家门，象小鸟飞出竹笼，面对洁白的新世界，欣喜若狂，在平静的积雪上，轻轻地踏下自己的足迹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对幸福的体验。这些足迹歪歪扭扭，有的狂奔，有的拖拖沓沓地缓行……稚嫩的步态留在雪地，竟然意味深长。他们不时扭头欣赏自己的足迹，天真地希望它和积雪长久地存留在山野。但仅仅过了两天，他们再次光顾这里，禁不住神色暗淡，那些足迹无影无踪，已被不知从那刮来的雪花填平了。他们撅起小嘴，站在那里，过了很久，又重新鼓起勇气，在平展展的雪地上，一步一个脚印地踩下新的足迹……

当我拿起笔，学习写作，脑海中时常闪现童年的图景，那在半空中飞翔的山鹰仍然清晰可见，渴望得到一双山鹰翅膀的童年幻想并没有在我的心中消失；在洁净的白雪上留下自己足迹时的美好心境，还在撞击我的心头，以至使我感到，童年的幻影也可能就这样陪伴人的短暂一生。

乌热尔图

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于北京

琥珀色的篝火

猎人尼库和他的儿子，还有妻子塔列走在山路上。

尼库高个儿头。他那被九月的太阳晒得发黑的脸，拉得挺长，显得很难看。秋卡头发蓬乱，牵着驯鹿，一窜一窜地跟在父亲身后，几乎在小跑。孩子的母亲骑在一头粗壮的驯鹿背上，弓着腰，垂着头，用深绿色的头巾包住额头。还有两头驮着炊具和行装的灰白色驯鹿，张着大嘴，晃着锯掉了茸角的光秃秃的脑袋，颠着碎步，跟在最后。

现在是黄昏，林子里倾斜的光线变成了玫瑰色。树枝上的鸟儿扯着嗓门叫着，发出各种悦耳动听的音调，可谁也没有兴趣理睬它们。

“爸爸！”

走在前面的尼库扭过头来，瞥了一眼儿子。

“太阳快下去了，还没到呀？”

尼库紧绷着脸，没说什么。他把目光投向妻子。他的妻子脸色苍白，眼神暗淡无光。他皱起眉头，心好象被什么东西揪了一下。他步子迈得更大了，两眼盯着前面淡褐色的山脊。

他们走得很快。走进又高又密的松林，尼库收住脚步，低头盯着一条野鹿走过的小径。这样的小径常被人当成小路。小径上果真留着一片杂乱的印迹，不知是什么人走的脚印。这些足迹还很新鲜，被它踩倒的嫩草冒着叶浆，地面上几片掀翻了的枯叶散发着湿乎乎的霉味。

“秋卡——过来！”尼库呼唤着儿子。他声音不高，嘴撇了一下，脸上的皱纹连在一起。

秋卡牵着驯鹿的缰绳，倚在一棵小树上，真累乏了。听到喊声，他扶了扶被病痛折磨着的母亲，晃着又瘦又窄的膀子，慢腾腾地走来。

“哪儿飞来这么几只鸟儿？真他妈的笨透了！”尼库低声骂了一句，顿了顿脚，在地上吐了口痰，继续朝前走去。

谁也没有再说什么。天快黑了，人太乏了。当跨过这片足迹的时候，塔列挺起精神，在驯鹿背上皱着眉头朝下瞅了瞅。

太阳悄悄地溜走了，林子里已经看不见它的

影儿。他们来到小河边。这是猎人常用的露营地。露营地是靠近河边的一块平地，平地中间有一堆残灰。尼库砍来一抱细软的树枝，铺在潮湿的地面。秋卡把母亲扶下驯鹿，扯过一张犴皮铺在地上，让母亲躺在那里。秋卡忙了起来。他卸下驯鹿的鞍具，找来旧木绊，给每头驯鹿上妥蹄绊。然后，把它们撵进林子，让驯鹿自己去找苔鲜和蘑菇吃。

树枝上的鸟儿叫得真欢，这是几只喜欢熬夜的鸟儿。小河变得比白天还急躁，水流得哗哗响。天黑了。

篝火着了起来。尼库盘腿坐在火边，翻弄着木叉上的烤肉。吊锅里炖的肉粥咕咕地翻着气泡。从他背后传来塔列的咳嗽声，伴随着低沉的呻吟。

“我们吃饭吧，秋卡。”尼库说。

他从身旁的皮驮袋里取出三个小碗，两个厚厚的烤饼，还有一包白糖。他抽出猎刀，把烤饼切成块，摊在一张新剥的桦树皮上。这张米黄色的桦树皮成了干净的地桌。

“我……不想吃……一点也不饿。”塔列有气无力地说。

“还是吃点好。”尼库伸过粗硬的大手，在

妻子额头上摸了摸，脸色阴沉，很难看。

“我……真挺不住了，驯鹿……都骑不稳，身子骨象散了架……咳……尼库，我胸口里有什么东西坏了，也许是烂了。”

“你累了，别瞎说。明天翻过前面的山脊，下午就能赶到公路。顺当的话，晚上就住上医院了。”

“医院也……”她的声音很低。

“上次你真不该从医院跑回来。”

“在山上……我死了也不觉得难受……要不是怕你生气，这次我真不想下山……我真要死的话，早晚也得埋在山上。”

“你老说死，死！真烦人。秋卡，吃饱了吗？去把毛毯拿来。”

“你们一口都没吃！”秋卡站起身，映着火光的嫩脸变得暗淡，两片厚嘴唇撅了起来。

尼库上下打量着站在眼前的十四岁的儿子。他脸上虽然带着孩子气，可从他的眼神，全身的骨架，已经看得出将来他会成为有力气、有筋骨的猎手。尼库操起猎刀割块熏成暗红色的烤肉，填在嘴里，慢慢地嚼着。

秋卡双手抱膝躺在火堆边，小狗似的蜷卧在一块厚毛的獐子皮上，身上盖着毛毯睡着了。他

眯着眼，半张着嘴，好象在梦里也在为谁担忧。

林子里真静。尼库紧闭着嘴，两眼直愣愣地盯着一个地方。塔列侧身倚着什么，半卧着，不时从她喉咙里发出一阵揪动人心的咳嗽声。

“尼库！”

“嗯。”

“你看星星，真多……天太晚了，你不想睡吗？”她望着头顶墨蓝色的夜空。

“我，不想睡。你睡吧。”

他抽了一块木样，扔在火堆上，两眼死死地盯着它，全身一动不动。这块灰白色的木样先是被暗红的火炭熏烤，发出几声细微的脆裂声。隔了一会儿，呼地一闪，木样由下而上窜起几缕淡红的火苗。火苗开始的时候很弱，闪了几下，转眼间变大了，变成一团明亮的，欢快的火。现在，他感到了这块木样发出的全部热量，脸和手被它烤得热乎乎的。他感到说不出的快慰，还有一股由远而近，由近而远的暖气。可这一段时间太短暂了，短得真象一眨眼的功夫，那灼人的火光，透人心底的暖气，减弱了，消失了。这块木样的全部热量燃烧掉了。它裂成几块，变成淡黄色的火炭，无声地跌落在火堆中。他看呆了，眼圈变得湿润，抓起一块烤肉，扔进火堆。烤肉冒

了一缕细微的烟丝，眼看着烧成一团黑炭。他又把一块烤饼扔在里面，虔诚地望着，瞧着这堆有自己生命的火。

“尼库！”

“哦。”

“你转过脸来，我想再说几句。”

“别说了，我不想听。你说一句话，比喝一口水都费劲。”

“尼库，你别这样。我想……告诉你，今天我从我身后，瞅着你的背、你的胳膊、你的两条腿，看你迈步，甩胳膊，我觉得心里真好受。我……想起，你第一次在桦树林里亲我，那时候我们真年轻。”

“塔列，你在说些什么？”他扭头瞅瞅自己的儿子，“你是不是在说胡话？”

“这不是胡话。昨天晚上，我是说了胡话。可现在不是。我……想起，你亲我的时候，我的心是怎么跳的，还想起，从那以后，让我高兴的事儿。咳——咳——尼库，你那么能干，喝醉酒也不象别人那样打自己的老婆。你多爱我呀！从你那次亲我，谁也没偷去我的心。它是你的。可我。我还是觉得对不起你。”她的声音变得颤抖。

“算了。你说这些干啥？我们都老了，老了，真老了！”

“一路上，我把这一生高兴的事儿，都想起来了。”

“你别说了，好不好？”

“我知道你心烦。”

“我烦透了。塔列！”

“我知道为什么？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为我。还为那些脚印！”

“你也看见了？那几只鸟儿，真是笨透了。离小路只有几步远，蹭着边走过去，硬是没看见。妈的，看见他们没准我会用柳枝抽一顿。”

“尼库，你别那样。到了他们的城里，你也会迷路的。”

尼库扭过头去，盯着火，又垂下脑袋，神态十分苦恼。

“尼库，你想去。可你怕我……”塔列打起精神瞧着丈夫。在这个世界她是最了解他的人。

“可他们是三个人呀！是三个吗？那一阵儿，我头晕，两眼发花。”

“是三个人。这三个家伙拖着脚后跟，象受伤的野猪，可能……还没吃的，我在那儿瞧见他

们的一滩屎，就象黑熊拉的。”

“你——去——吧！”

尼库很烦躁，他站起身，弯腰抱起几块木料，哗地一声，压在火堆上，随后一屁股坐在那里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火堆中响起木柴噼噼叭叭的爆裂声。

“咳——咳——尼库！我说话真费劲，心都跟着跳。你——去——吧。我知道你在等我这句话。”

尼库转过身来，凝视着妻子失去血色的脸。这张脸罩了一层桔黄色的火光。她年轻的时候多漂亮呵，他和她一起过了这么多年，从来也没觉得她难看。可现在，谁都感到自己老了，到了更加难离难舍的年纪。他轻轻地抚摸着她那变得粗糙和松弛的脸，心里的血变得热乎乎的。他第一次这么强烈地体会到生命的美好。还有残存在心底的青春的气息。他觉得这一切并没有离开他。

“不要说这个好，那个好。你比谁都好……那你一定吃点东西。”他说。

“我吃。为了你，我也要吃一点。”

尼库轻轻地推了推睡得正香的儿子。“秋卡，你醒醒。”

秋卡睡意正浓。他翻个身，蹬了蹬腿，睁开

眼睛，一挺腰，坐了起来。阴森森的冷气一吹，他打个哆嗦，急忙扯过毛毯裹在身上。

“秋卡，天亮你就把驯鹿赶回来。你听——在那片林子里，没走远。明早吃完东西就走，下午能到公路。堵一辆拉木头的汽车，就说是尼库的儿子，送妈妈下山看病，他们会把你们捎去的。”

“那你去哪儿？天这么黑！”

“去看那三个人。你在路上没看见他们的脚印？那是迷路了。”

孩子瞧着母亲，神色不安。

“不怕，孩子。给爸爸装点吃的。”塔列说。她的声音变得又低又哑。

秋卡借着闪动的火光取出食品，装在父亲的背夹子里。

“给你，斧子也得带。”

尼库站在火堆旁，挺直了身腰，默默地望着妻子和孩子。他觉得该走了，弯腰把背夹子搭在后背，左肩挎上猎枪，右手拎着砍刀。火光在他的脸上闪来闪去。

“把路指给他们，我就往回走。明天也许能撵上你们。”说完，他迈开双腿，朝黑沉沉的林子里走去。